十年

前夜做了个梦，梦里一辆破火车绕着我的世界不停旋转。看见梦的深处，闪过了无数的人和事，有时候眼睁睁看着他们越走越远，但却无能为力。

一

十年前，绍兴县还没改名叫柯桥。父亲带着我们举家搬离那个快被拆迁的地方。

新家的邻居是个酗酒的叔叔，满脸沧桑。但他是个有原则的人，喜欢在黄昏喝酒，大醉后，倚着门一直看着天边。

我与他的记忆在脑海里停留的不多，只知道他来自贵州，姓田，四十多岁了，还是单身。而其他的大多是未解之谜。

我喜欢和他争执，但大部分都是幻想。飞船为什么会在太空飞，火箭为什么飞的那么快。

他从不解释。

在往后的几年里，邻居们换了又换，但他一直没走。不过，他的酗酒终于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，其中就有我的父亲。于是我们又举家搬离。他们都迫切的想离开那个酗酒的男人。但我觉得他是温柔的。别人不知，他醉后会倚着门，安静地看着夕阳，我喜欢静静地看着他，满脸沧桑，笑起来的时候，脸颊包紧头骨，牙齿上的黄斑点点。

搬家以后没多久，他又敲开了我家的门，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知我家的住址的。

那天下午，他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又长高了！”

可明明只有十多天没见面，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。

他似乎是来道别的，他也不愿在这里多待下去，几分钟后，带上门离开了。从此，我就再也没见过他。

后来母亲和我讲，前段时间，他在我们家喝醉，倒地不醒，口吐鲜血。

二

我总是来回穿梭在现实与回忆中。

从那以后，我也离开了柯桥，回到叙州。

一五年，一个女生敲开我世界的大门。

欣转来我班上，与我同组。于是我和她的友谊从那刻开始漫延。

但她毕业后去了外市，我们虽然离得不远，但是却很难在见面的。

八月份，我回叙州，给她带了爱吃的烤鸭，而那也是我第N次从她家路过，但也是她第一次出来迎接我。从那次后，就再也没见过她了。后来她和我说：

“其实，整个初中都已经把你的心情和性格摸清楚了。”

我问她：“真的吗？”

她说：“你每一天的心情我都知道，周几心情好，周几心情不好，都清楚的。”

那也是我第一次被一个人如此的了解。当初习惯了的孤单在那一刻都被撕的粉碎，她拉开了我世界的那一抹夜。

她和我讲，她在楼底的奶茶店做学徒，学习制作各种口味的奶茶。期间我问她：“你会玫瑰味的吗？”

她回答说：“会的。”而那些天里，她每次也都会把做好的奶茶拍照发给我。

那段时间里，店里面特别忙，而那段时间也就像被上帝用手擦掉了，只留下痕迹。
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爱上了民谣。但欣一直讲：“你别在晚上听民谣了，感觉自己又丧又穷。”

但到现在，我依旧没改掉，仍然彻夜的放着李志和陈粒的歌。

她一直努力的做兼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
像和煦的风，温暖的光。

三

在那个酗酒的邻居和欣在我的世界消失后，我总感觉记忆里少了点东西，有时候很抓狂，想要在脑海里寻找什么，但都是徒劳。

不久之前，中考之后，我坐在833路公车上穿梭现实与回忆之间。

看见了当年被拆迁的地方。但都已经不复存在了，碎石被清理干净，而当年来回踏过的路也被埋在了地下几米深的地方，上面填了厚厚的土，种上一棵棵树，盖了一栋栋楼。人们努力的想要沉封这段历史，而我却想找回一段段回忆。

那天晚上，我站在卧室窗前，看外面的城市郊区。

灯火阑珊。

毕业之后，我在画室里度过了两个月。教我素描的叫“rock·龙”，是一个长得很高的素食主义者。

每次学完画他都和我讲，你太安静了。而我环顾四周，看着一同学素描的朋友却像是习惯了城市一样，烦躁。

rock·龙说我学画很有天赋，每次完成一幅画后，都会有惊奇的眼光。但现在再拿起画笔才发现，很久没练习后，再也没了当初的感觉了。

每周乘833路公车到“屹男中心”，再换乘806路公车到“区实验小学”。往返了两个月。每天也会重复着相同的事。刚下楼却看见806路公车刚走的那种沮丧。培训学校的校长也会常常为我打车回去。我的素描作品被贴在外面做展览。这些都是细碎美好的存在。它们会老去，会被选择性遗忘。

于是离开柯桥后，我又回到了叙州，一个冬天里没雪，夏天里没台风的城市。

在回去之后，我总会做一些奇怪的梦，梦见了十年前，梦见了酗酒的邻居和欣。

我梦见欣回到这个寂寞的小城，像黄昏里的天空，黯淡无光。我害怕忘记，于是把这些碎的梦境一一记下，妄图拼凑出什么，但曾经的那些日子依然离我而去。

四

当年，“灿鸿”掠过绍兴，那是我第一次遇见超强台风。我站在卧室窗边，看路边的树不停的摇晃，雨击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很大，新闻里放着某个干部正在奋力参与疏散与救援工作，仿佛一切都静了下来。

台风过境后，我去了江边，对面是上虞，这边是柯桥。那天的风特别大，空气很湿，拂向脸庞后，不留痕迹的走了。

我总觉得，整个十年的回忆，就像“灿鸿”一样，来的猛烈，让我不知所措，但却在我不经意间，悄悄离开。